

西遊記精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白話小說文選叙例

白話文，公認爲中國新文學的代表，已經多年了；然而一般新文化者，爲什麼要鼓盪得如此熱烈？却有個道理：（一）從歷史的文學上觀察，在今日當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二）揀死文學的偏失，建活文學的旗幟；說老實話，打倒擺臭架子的文人。這兩點就是新文學的動機；也就是白話文成立的根據。

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足足占了幾千年；直到宋代以後的有名小說，更是白話的占優勝了！有寫實的，有理想的……，自上下下的，惡俗陋習，前人所不敢說，不肯做的，偏能够儘量的抒寫，小說的價值，也可想而知哩！

在這新舊過渡時代，要提倡活的文學，不把那前人的白話小說來做研究的工具不可——最好拿來作利用的，真妙於白話章回小說！但是沒有一部純粹的青年可讀的書，青年的讀物材料，須有幾種可讀的書，或是幾篇可讀的文，給他做個標準纔好。那大部章回小說，不免有些不合青年讀的地方，因爲各種小說裏面，寫男女過分的情愛——就是姦淫，所在多有，反傷害了風教，這種文

字，決不可給那青年讀的。所以本編，凡關於「淫詞」「褻語」盡行刪掉，所選的都是那書中警醒社會的幾段，有給與我們深刻的影象，把他首尾銜接，自成一篇文章文字。這可算是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了！

我們讀人家的文字，應當注意的地方有兩點：一是看他的事，一是讀他的文。他的事，定要我們有牢記的價值，纔可看得他的文，定要我們有研究的價值，纔可讀得。本編所選，關於這兩點，似覺很能注意。我敢說一句：『這本書，無論那個，可以看得，也可以讀得。』

本編每標一題，必結束一事，或寫完一人；篇中句語，有涉及他事與本文無關係的，有時酌量刪去幾字；若本文所有的事，已截去在上文，讀時未易醒悟的，得摘取上文句語，酌量增入，却不傷本文體勢。這不意有意搗亂原文，却是一種不得已的手續，讀者原諒！

每種共選二十篇，每篇排次，仍依原文回目，前後事實，一絲不亂；標點新式，且又分明段落；篇中精警的地方，加用密圈，使讀者能加一度的注意。

最後編者有個希望，他那歐西各國，早已認定小說為最優美的文學，讀中國的小說，也應具有這樣的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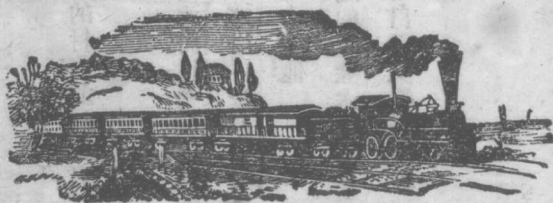
西遊記精華提要

西遊記這部書，是作者採取金元戲劇的材料，並加上自己的想像力而成。他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中要算最精密的了。

陳獨秀說：『元明間國語文，蔚然大起，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都是這時代底代表著作。在研究這時底語法上，我們不能不承認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有同樣的價值！』這幾句話，我就拿來移到此處，他有怎樣的價值，好教青年大膽的去讀他！

本書所選的幾篇，都從汪原放氏考定的乾隆木版本裏取來。但乾隆本裏的駢體的韻文詩詞，汪先生不忍把他「割裂」；我却注重他的白話文學，仍舊將他酌量刪去，免得那讀者多用韻文詩詞的工夫，但我却逃不了「割裂之罪」哩！

西遊記精華提要



西遊記精華提要

西遊記精華提要

西遊記精華提要

白話小說選

西遊記精華目次

花果山	一
鬧天宮	一八
遊地府	四六
雙叉嶺	六五
五行山	七三
蛇盤山	七八
黑風山	八七
雲棧洞	一一一
黃風嶺	一二七
流沙河	一四三
蓮花洞	一五三

通天河	一九三
金嶠洞	二一五
火焰山	二四八
朱紫國	二八二
盤絲洞	三二九
連環洞	三四一
豹頭山	三六三
青龍山	三九三
天竺國	四一四

白話小說
西遊記精華

●花果山

東勝神洲的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那座山，正當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書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絨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冲斗府。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元穹高上帝，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燄燄，即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二將果奉旨出門外，看的真，聽的明，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石猴，在那裏拜四方，眼運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息矣。』玉帝垂慈賜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異。』

那猴在山中，却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蟲爲伴，虎豹爲羣，獐鹿爲友，獼猴爲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峯洞之中，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耍了一會，却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似滾派湧澗。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趕閑無事，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聲，多拖男挈女，呼弟呼兄，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原來此處遠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應聲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說罷，瞑目蹲身，將身一縱，徑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裏邊却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細再看，原來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却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好所在！看罷多時，跳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猴喜不自勝，急抽身往外便走，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欠，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把他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

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盆，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裏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口老小。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叫道：『都隨我進來進來！』那些猴有膽大的，都跳進去了；膽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竈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寧時，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猴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卽拱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美猴王領一羣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不勝歡樂。

美猴王享樂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羣猴喜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淚來，衆猴慌忙羅拜。

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却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爲何遠慮而憂也？』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衆猴聞此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只見那班部中，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真所謂道心開發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閻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躲過閻君之難。』噫！這句話，頓教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聖成。衆猴鼓掌稱揚，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嶺登山，廣尋些果品，大設筵宴送大王也。』

次日，衆猴果去採仙桃，摘異果，刨山藥，剉黃精，芝蘭香蕙，瑤草奇花，般般件件，齊齊整整，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羣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齒肩排於下邊，一個個輪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

飲了一日。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們，替我折些枯松，編作棧子，取箇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類，我將去也。』果獨自登棧，儘力撐開，飄飄蕩蕩，徑回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瞻部洲地界。這一去，也是他運至時來，自登木棧之後，連日東南風緊，將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瞻部洲地界。持篙試水，偶得淺水，棄了棧子，跳上岸來，只見海邊有人捕魚打雁，空蛤淘鹽。他走近前，弄個把戲，妝個璽虎，嚇得那些人丟擱棄網，四散奔跑。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剝了他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過府，在市廛中，學人禮，學人話。朝餐夜宿，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覓個長生不老之方。見世人都是爲名爲利之徒，更無一個爲身命者。

猴王參訪仙道，無緣得遇，在於南瞻部洲，串長城，遊小縣，不覺八九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棧，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洲地界。登岸徧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蟲，不懼虎豹，登山頂上觀看。

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之處，有人言語，急忙趨步，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唱歌之聲。歌曰：『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蒼遙秋高，對月枕松根，一覺天明，認舊林，登崖過嶺，持斧斷枯藤，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時價平平，不會機謀巧算，沒』

榮辱，恬淡延生。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美猴王聽得此言，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卽忙跳入裏面，仔細再看，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砍柴。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來至林邊，只聽的你說：『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叫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他見我家事勞苦，日常煩惱，教我遇煩惱時，卽把這詞兒念念：一則散心，二則解困。我纔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却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養育至八九歲，纔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發不敢拋離。却又田園荒蕪，衣食不足，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間，貨幾文錢，糴幾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飯，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好處。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

不計其數，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里遠近，即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纔這般與你說了，你還不省？假若我與你去了，却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

猴王聽說，只得相辭，出深林，找上路，徑過一山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又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牌，約有三丈餘高，八尺餘闊，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道：「此間人果是朴實，果有此山，此洞！」看勾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摘松子吃了頑耍。少頃間，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仙童，真個丰姿英偉，像貌清奇，比尋常俗子不同。那童子出得門來，高叫道：「甚麼人在此騷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騷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猴王笑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一層層深閣

瓊樓，一進進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臺之下，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美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州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贍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能你姓甚麼？』猴王又道：『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噴，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生，却是石裏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聞言，暗喜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却像個食松果的獼猴。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獼」。獼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孫」。倒好。獼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

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却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

美猴王得了姓名，歡然踴躍，對菩提前，作禮啓謝。那祖師即命大衆引孫悟空出二門外，教他洒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衆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門外，又拜了大衆師兄，就於廊廡之間，安排寢處。次早與衆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每日如此。閑時即掃地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備。在洞中不覺六七年。一日，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孫悟空在旁聞講，喜得他抓耳撓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師看見，叫孫悟空道：「你在班中，怎麼顛狂踴躍，不聽我講？」悟空道：「弟子誠心聽講，聽到老師父妙音處，喜不自勝，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望師父恕罪！」祖師道：「你既識妙音，我且問你，你到洞中多少時了？」悟空道：「弟子本來懵懂，不知多少時節。只記得竈下無火，常去山後打柴，見一山好桃樹，我在那裏喫了七次飽桃矣。」

「祖師道：『那山喚名爛桃山，你既喫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悟空道：「但憑尊師教誨，只是有些道氣兒，弟子便就學了。」祖師道：「『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傍門皆有正果。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憑尊師意思，弟子傾心聽從。」祖師道：「我教你個『術』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術門之道怎麼說？」祖師道：「術字門中，乃是些請仙扶鸞，問卜揲蓍，能知趨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學！不學！」祖師又道：「教你『流』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又問：「流字門中，是甚義理？」祖師道：「流字門中，乃是儒家、釋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或看經，或念佛，並朝真降聖之類。」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若要長生，也似『壁裏安柱』。」悟空道：「師父，我是個老實人，不曉得打市語，怎麼謂之『壁裏安柱』？」祖師道：「人家蓋房，欲圖堅固，將牆壁之間，立一頂柱，有日大廈將頹，他必朽矣。」悟空道：「據此說，也不長久，不學！不學！」祖師道：「教你『靜』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靜字門中，是甚正果？」祖師道：「此是休糧守谷，清靜無爲，參禪打坐，戒語持齋，或睡功，或立功，並入定坐關之類。」悟空道：「這般也能長生麼？」祖師道：「也似『窖頭土坯』。」悟空笑道：「師父果有些滴瀝，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怎麼謂之『窖頭土坯』？」祖師道：「就如那窖頭上，造成磚